

在村里上学的快乐时光

□朱硕民

我的老家是杨庄镇石洼村,村子比较大,东西狭长,足有三里,中间有条铁路穿村而过。

在我年少的记忆中,学校就建在村中间的铁路边上,大街北侧,是全村最有文化的地方。学校的北面、西面、南面都是教室,东面是一堵院墙,大门开在东南角,说是大门,只是开了个口子,没有门框也没有门。教室和院墙都是厚重的土墙,门窗的框全部用砖砌成。教室地面全部是原生态,课桌多数是自制的水泥板,少部分是厚实的木板,结实耐用。

那时候,全村两三千口人,村里的小孩儿都在这里上学,每个年级都有两个班,在操场上集合时,乌压压一大片,有好几百号人。从小学到初中,没有升学考试,也没有家庭作业,童年的我们无忧无虑,课堂以外不是欢声笑语,就是嬉戏打闹,尽情享受属于自己快乐时光。

记得院墙外那棵高大的榆树上,挂着一口锈迹斑斑的大铁钟,从黎明响遍全村的起床钟声,到白天准时响起的上下课铃声,还有晚上自习那悠扬的钟声,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童年和少年。

那时候学费很低,记得上一年级只交了几毛钱。所谓学费其实只是书本费,没有那些多如牛毛的杂费。要是哪个学生家里一时没有钱,还可以先上学,等凑齐了再补上。如果家里确实有困难,还可以免掉学费。

刚上学的时候,都是跟在大哥哥姐姐后面,反正那时候小孩多,出门就能碰上邻居的孩子,何况父母还要参加集体生产,也没有时间管你。因此,不管离学校远近,同学们都是自己背着小书包,晴天走着跳着奔向学校,下雨天披一块塑料布或戴个草帽,踩着大街小巷的泥泞,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学校,寒冬腊月踏着厚厚的积雪,边走边捧起路边干净的积雪填进嘴里,还扔雪团摔冰凌。放学回家就简单了,随着川流不息的人流朝前走,越走人越少,直至走到家门口,走进温暖的家。

记得从三年级开始上早自习。夏天还好,冬天经常是起五更,披星戴月,早上五六点就出门,此时的村庄还沉醉在黑夜的怀抱里。在火车站探照灯的余光里,即使没有月光,也能隐约看清前方的行人、树木、房屋和道路。同学们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也有的一边走一边大声叫喊着,叫喊

声吓跑了身上的寒冷,赶走了心中的恐惧,唤醒了还在沉睡中的学生们。走到学校的操场上,身上早已活动开了,等跑完操,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

那时候乡下停电频繁,在晚自习以及冬天早自习的时候,学生们每人点燃一盏父母制作的煤油灯照明。说是灯,其实就是把用完墨水的瓶子当容器,瓶口加上用铁皮卷成的香烟那么粗细的管,管上带个铜钱或是圆形的薄铁片,穿上棉芯,拿火柴一点,黄豆大小的火苗上就会出现细细的黑烟线。记得教室里总是弥漫着几十盏煤油灯燃烧的味道,空气中隐隐漂浮着黑色的浮浊物,下课以后,不少学生的脸上都沾有星星点点。写作业的时候,如果距离太近,不留神就会被燎了头发,马上就能闻到一股焦糊味儿。

当时教过我的老师大部分都是村里的民办老师,收入虽然不高,责任心却极强,批改作业,定期家访。由于都是一个村的,脸熟面花,知根知底,家访非常方便,有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除了民办老师,学校还有几个有名望上了年纪的公办老师,都是外村调来的,他们不但要上课要批改作业,放学后还要自己生火做饭,非常艰苦。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不时会想起教过我的那些老师们,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老师的谆谆教诲犹在耳畔。

挨着学校的安姓一家,也非常让人难以忘怀。

记得那个温馨的农家小院有一口压水井,不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宜人的春秋,即使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每当下课铃一响,经常有口渴难耐的学生成群结队跑进去压水喝水。学生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门打扰,真是难为了人家,但家庭主妇态度极好,总是和颜悦色,不仅没有一点嫌弃,反而热情襄助。

初中毕业,我离开了学校,后来又离开了村子,再后来又漂泊异乡,不管走多远,心里都一直牵挂那上过七年的学校。时至今日,虽然曾经的学校已不复存在,但脑海中的记忆仍十分清晰,甚至越来越清晰。

怀念在村里上学的快乐时光,感恩教给我知识的每一位老师,难忘多次喝过水的那个温馨的院落。

闲说历史

太监凶猛

★老白

宦官亦称内官、中官、内臣,其中尊贵者才称太监。明朝东厂特务机关的官印曰:“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由此可见,古时的“太监”是个褒义词。到了大太监刘瑾

(陕西咸阳人)当权,西厂特务组织更为嚣张。西厂官印为象牙所制,皇帝钦赐,朝廷各部委及地方官员见了西厂官印比见了国务院(文渊阁)大印都敬畏。

临江仙·对镜

★阿卫国

方寸从来多变换,须臾失却缤纷。细拈万事逐烟云。梦醒身是客,斜日入黄昏。美饌锦衣楼百尺,回头风过无痕。流光不与计纤尘。今朝迎白发,明日照何人。

玉带河冬韵

★姚庆河

冬爱玉河涂七色,枫红情柔晓霞红,健身迎寒诗吟醉,笔颂美景盛世功。

经济普查员之歌

★蔡同伟

戴上工作证
神圣的使命肩上担
提起资料包
庄严的责任铆心间
脸上写满自信 和善
步伐迈得从容 稳健
走向工商业户中间
走向经济普查第一线
我们是光荣的经济普查员
工厂 超市 饭店
我们把经营状况仔细查看
园区 楼宇 网点
我们同普查对象促膝交谈
大街小巷
匆忙着我们采访的脚板
楼上楼下
流淌着我们普查的热汗……
我们是辛勤的经济普查员
不怕磨破嘴皮
不管腿疼腰酸
为了每个业户都能登记
我们登门反复宣传
为了每个数据准确无误
我们挑灯认真核算
经济家底
我们如实填报在案……
我们是尽职尽责的经济普查员
一串串详实的数据
凝聚着我们的苦辣酸甜
一沓沓清晰的报表
是我们交出的合格答卷
能为现代化建设的巨著添一个标点
我们此生无悔无憾
能为中国梦的蓝图涂一抹色彩
我们的心情阳光灿烂……
我们是自豪的经济普查员



在宝丰县城北十几里处,有一条不算有名气的小河,名叫石河。

相较于穿宝丰而过的南水北调水渠,或宝丰与郏县交界的汝河而言,这条河真的不起眼。但她却浇灌了两岸祖祖辈辈耕种的农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石河人家。也承载了我童年的欢乐。

记忆中的石河,犹如银色丝带蜿蜒于村子后面的田野间,常年流水不断。水中鱼虾丰富,水面鸭鹅成群,叫声此起彼伏。绿油油的水草在波光里荡漾。更让人喜欢的是两岸河堤上一排排高大粗壮的柳树,柳条垂于水面,随风摇曳,颇有一点江南水乡的韵味。到了枯水期,河水减少,摸鱼抓虾是常事。挖地丁、抽芦芽、抓鱼、游泳、做柳笛、采野菊、溜冰……童年一年四季的快乐大多来自于石河。两岸人的童年大多都和石河结下不解之缘。这些都是石河慷慨无私的馈赠。

石河颂

★王培

前些年,树木砍伐,取土挖沙,石河出现了干涸。近年来随着政府的重视,对石河进行了治理,疏河道,建河坝,修河堤,使石河渐渐又恢复了生机。

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石河不只是一条普通的小河,更是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河。石河发源于宝丰、汝州、鲁山交界处,上源在五朵山下,流经我县几个乡镇,在石桥吕寨村注入汝河,全长只有68公里。考古发现,从观音堂到石桥不足40公里的流域内,发现了九个古人类村落遗址,涵盖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先辈以养羊为主要营生,故石河又称羊水,因古代“羊”“养”相通,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石河为“养水”。唐代徐坚《初学记》引《归藏·启筮》云:“蚩尤出自羊水……黄帝斩蚩尤于青丘”。没想到连蚩尤也可能出生于石河畔。还有美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更是出生于石河岸边。

这条普通的河,从远古流淌至今,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的两岸人民,她又何尝不是两岸人的母亲河呢!